云满空山花自香

——南宋福安进士郑会龙考论

□ 郑健雄/文 郑华 李郁/图



郑氏宗祠

一

宝祐四年(1256),南宋王朝已步入暮年。这年春天,临安府贡院举行了一场规模宏大的进士科考,共录取六百零一人,在南宋科举史上位居单榜人数之最。同榜及第者中,有后来成为民族脊梁的文天祥,有以气节名垂后世的谢枋得,有负帝蹈海的陆秀夫。在这一串耀眼的名字之间,还有一个来自福安县用儒乡的郑会龙。

然而,当历史的风烟散尽,文天祥的名字镌刻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记忆里,谢枋得、陆秀夫的事迹载入正史《忠义传》,郑会龙却在绝大多数史籍中了无痕迹。他没有显赫的官职,没有轰轰烈烈的抗元事迹,甚至生卒年份、晚年归宿都成为悬案。唯一让后人得以窥见其身影的,是广西桂林南溪山玄岩的一处摩崖石刻和华景洞的一首题石诗,那是咸淳元年(1265)寒食节,他与眉山朱景行、阆中任中益同游南溪时留下的印记。

这位在正史中失载的进士,究竟走过怎样的人生?他为何消失在历史的视野中?那些散落在方志、宗谱、摩崖之间的碎片,又能拼凑出怎样的图像?

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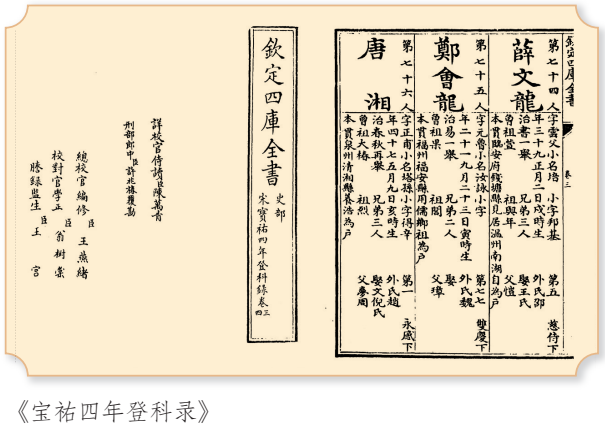
研究郑会龙,首先遇到的是文献之间的矛盾。所幸,《四库全书》所收《宝祐四年登科录》保存了一份原始而可靠的档案,记载如下:

“郑会龙,第七十五人,字元鲁,小名汝咏,双庆下。年廿一,九月廿三日寅时出生,外氏魏。治易一举,兄弟二人。曾祖果,祖闾,父璋,本贯福州福安县用儒乡,祖为户。”

这份登科录透露出几个关键信息:其一,郑会龙出身农村家庭,父母健在,并非显宦之后。其二,他以治《易》经登第,在宋代以《易》学取士的背景下,说明他长于经义。其三,籍贯是福安县用儒乡,这个地名后来与案山、许洋等地产生关联,成为后世考证其隐居地的线索。



桂林宝积山华景洞摩崖石刻《题蒋诗翁故居》



《宝祐四年登科录》

正史无传、谱牒存疑,郑会龙最可靠的生平证据,来自广西桂林的两处摩崖石刻。

其一在南溪山玄岩。石刻高二尺,宽一尺八寸,行楷书,字径二寸,全文为:眉山朱景行、阆中任中益、三山郑会龙,偕游南溪,读少室诗序,徜徉终日。咸淳改元寒食,会龙书。

他们数人相邀寒食节游南溪山玄岩,读的“少室诗”是唐代桂州刺史李渤所作。李渤曾隐于嵩山少室,自号“少室山人”,在桂林任职期间修灵渠、设常平仓、开发隐山与南溪山,并作《南溪山诗并序》刻于玄岩石壁。郑会龙等三人游山读碑,徜徉终日,意犹未尽,遂由郑会龙执笔行楷题诗刻石,以志此游。

咸淳改元(1265),距南宋灭亡还有十四年。寒食时节,三位来自不同地方的士人同游南溪,读前人诗序,“徜徉终日”,正是宋代文人雅集游赏的典型场景。题诗由郑会龙亲笔书写,说明他在三人中或许年纪较轻,或书艺较佳,由他执笔记录此次游踪。

其二在宝积山华景洞。石刻高三尺,宽二尺一寸,行书,字径二寸,是一首七绝《题蒋诗翁故居》:诗翁仙去旧坛荒,云满空山花自香。老尽游人春不问,杜鹃声里几斜阳。三山郑会龙题。

蒋诗翁是宋代隐士,姓名俱佚,莫辨僧与道,曾居桂林宝积山一带。郑会龙此诗借凭吊前贤故居抒怀,“云满空山花自香”写故地荒凉中仍有自然的芬芳。这种苍凉沉郁的诗风,与宋末遗民诗人林景熙、谢翱等人的作品气息相通,寄托着对逝去时代的追怀与哀思。

全诗并无一字涉及时事,但“杜鹃声里”在宋末语境中常被视为故国之思的隐喻。杜鹃鸟相传为蜀王杜宇所化,其啼声哀切,常被诗人用来寄托亡国之痛。郑会龙咸淳元年题此诗时,南宋尚存,但他已在南方的山水中嗅到了风雨欲来的气息。

这两处石刻的存在,至少可以确定三个事实:第一,咸淳元年郑会龙身在桂林。第二,他与眉山、阆中的士人有交往,说明当时并非完全隔绝于世。第三,他具备相当的文学修养和书法水平,能够在名胜之地留下题刻。

那么,郑会龙为何会在桂林?流传较广的说法是他曾在桂林任官,但检阅宋代桂林地方职官记录,并无郑会龙之名。不过,不排除他担任过品级较低的幕僚或属官的可能性,这类职务在方志职官表中往往缺载。另一种可能是,他只是在宦游途中经过桂林,与当地文人官员交游唱和。

四

理解郑会龙的人生,必须将其置于宋元易代的大背景之中。

宝祐四年(1256)至咸淳元年(1265),这十年间南宋尚维持着表面的平静,郑会龙或许在地方担任过低阶官职。然而,咸淳十年(1274),元军大举南下;德祐二年(1276),临安城破,太皇太后谢道清携宋恭帝出降。这一年,与他同榜的文天祥正组织义军在江西、广东抗元,陆秀夫、张世杰拥立端宗于福州,继续抵抗。

需要说明的是族谱中所说的“都御史”是明清特有的官职,并分设左、右都御史,宋代有殿中侍御史和御史,并没有“都御史”官职。

在兵荒马乱之中,一个没有军功、未在中枢任职的普通进士,无非面临三种选择:

其一,殉国。文天祥兵败被俘,从容就义;陆秀夫背负幼帝跳海殉国;谢枋得绝食而死。这些人的名字因此载入《宋史·忠义传》,成为后世的楷模。但殉国者毕竟是少数,历史没有要求每一个人都以死明志。

其二,仕元。南宋灭亡后,大批士人出仕元朝,其中不乏原为进士者。但郑会龙既不见于元代仕宦记录,方志和族谱亦无相关记载,因此可能性极低。

其三,归隐。这是最合理也最普遍的结局。在宋元易代之际,江南士人选择隐居不仕者成千上万,他们的名字和事迹大多湮没于历史长河。郑会龙很可能回到了闽东北的山水之间,在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度过余生。

正因为他既非殉国的忠臣,又非仕元的降臣,也未曾留下显赫的政绩或学术著作,正史对他的失载便成为必然。这是乱世中小人物最常见、也最真实的命运。

五

会龙公究竟隐居何处?许洋,还是案山(玉案山)?已无法确考。嘉庆年间创修的许洋宗谱,宋元先祖基本遗漏,甚至始迁祖的年代与事实也不符。唯一可以确定的是,九四公葬于六都许洋汤閧垄里湾,次男孟忠公、季男孟悌公合葬附衬,他们是锦里的开基祖。

对于郑会龙本人而言,他的生命坐标可以如此勾勒:

1228年出生于福安县用儒乡,农户之家。

1256年登进士第,与文天祥同榜。

1265年(咸淳元年)游桂林,在南溪山玄岩题名,在华景洞题诗。

1276年临安陷落后,行踪不明,推测隐居闽地,卒年不详。

他可能只是在某个山村里安静地老去。郑会龙以一首诗、两处题名,在历史的缝隙中为自己凿下了印记。这些碎片虽小,却足以让后人窥见:在那场天崩地坼的变革中,一个普通士人是如何以自己的方式,完成了对时代的见证。

共和己亥年(2019)夏季,锦里修谱者在圆谱前夕写下《锦里祖源论》,对这位远祖的生平做了谨慎的梳理。他们面对纷繁的传说和矛盾的记载,选择了“以疑传疑,以信传信”的态度。这种态度本身,便是对历史最好的尊重,既不自欺,也不欺人,在能够确定的地方笃定前行,在存疑的地方保持沉默。

郑会龙的生世,或许正应了他自己的诗句:“云满空山花自香。”一个被历史遗忘的进士,宛若一朵在山谷中自开自落的花。无人知晓他何时谢去,但那缕香气,终究穿越了七百余年的时光,在摩崖石刻的斑驳字迹中,隐隐可闻。